

示川學海

續二十四

博異志
集異記
集異志

漢書門			
三	一	三	四
一	二	六	五
冊	架	函	號類

庫文閣內			
三	一	三	漢
七	三	五	書
〇	一	七	
架	冊	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45
冊數	31 (23)
函號	370 38

庚集 三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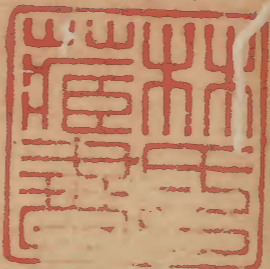
博異志

唐 鄭還古纂

歙曹臣校閱

敬元穎

天寶中有陳仲躬家居金陵多金帛仲躬好學脩詞
 未成乃携數千金於洛陽清化里假居一宅其井尤
 大甚好溺人仲躬亦知之志靡有家室無所懼仲躬
 常抄習不出月餘日有隣家取水女子可十數歲恠
 每日來於井上則逾時不去忽墮井中溺死井水
 深經宿方索得屍仲躬異之掘乃窺心水



影中一女子面年狀少麗依時樣粧。一日仲躬仲躬凝睇之則紅袂半掩其面微笑妖冶之姿出於世表仲躬神覓恍惚若不支持然乃歎曰斯乃溺人之由也遂不顧而退後數月炎旱此井亦不減忽一日水頓竭清且有一人扣門云敬元穎請謁仲躬命入乃井中所見者衣緋綠之衣其製飾鉛粉乃當時耳仲躬與坐而訊之曰卿何以殺人元穎曰妾實非殺人者此井有毒龍自漢朝絳侯居於茲遂穿此井洛城內都有五毒龍斯乃一也緣與太一左右侍龍相得每相蒙蔽天命追徵多故爲不赴集役而好食人血自漢已來已殺三千七百人矣而水不曾耗涸某乃國初方墮於井遂爲龍所驅使爲妖惑以誘人用供龍所食其於辛苦情所非願昨爲太一使者交替天下龍神盡須集駕昨夜子時已朝太一矣兼爲河南旱被勘責三數日方迴今井內已無水君子誠能命匠淘之則獲脫難矣如脫難願於君子一生奉養世間之事無所不致言訖便失所在仲躬乃當時命匠令一信者與匠同入井中但見異物卽令收之至

底無別物唯獲古銅鏡一枚面闊七寸八分仲躬令
洗淨安匣中焚香以繫之斯乃敬元穎者也一更後
忽見元穎自門而入直造燭前設拜謂仲躬曰謝以
生成之恩煦衣濁水泥之下某本師曠所鑄十二鏡
之第七者也其鑄時皆以日月爲大小之差元穎則
七月七日午時鑄者也貞觀中爲許敬宗婢蘭苔所
墮以此井水深兼毒龍氣所苦人入者悶絕而不可
取遂爲毒龍所役幸遇君子正直者乃獲重見人間
爾然明晨內望君子移出此宅仲躬曰某以用錢儻

居今移出何以取措定之所元穎曰但請君子飾裝
一無憂矣言訖再拜云自此去不復見形矣仲躬遽
留之問曰汝以紅綠脂粉之麗何以誘女子小兒也
對曰某變化無常各以所悅百方謀策以供龍用言
訖卽無所見明晨忽有牙人扣戶兼領宅主來謁仲
躬便請仲躬移居夫役並足到齋時便到立德坊一
宅中其大小價數一如清化者其牙人云價直契書
一無遺闕並交割訖後三日會清化宅井無故自崩
兼延及堂隍東廂一時陷地仲躬後文戰累勝大官

博異記
所有要事未嘗不如移宅之績効也其鏡背有二十
八字皆科斗書以今文推而寫之曰維晉新公二年
七月七日午時於首陽山前白龍潭鑄成此鏡千年
後世於背上環書一字管天文一宿依方列之則左
有日而右有月龜龍虎雀並依方安焉於鼻中題曰
夷則之鏡

許漢陽

漢陽名商本汝南人也貞元中舟行於洪饒間日暮
洪波急尋小浦濡入不覺行三四里到一湖中雖廣

而水纔三二尺北行一里許見湖岸竹樹森茂乃投
以泊舟漸近見亭宇甚盛有二青衣雙髮若鵝素面
如玉迎舟而笑漢陽訝之而入以游詞又大笑返走
入宅漢陽東帶上岸投謁未行三數步青衣延入內
廳揖坐云女郎等易服次須更青衣命漢陽入中門
見滿庭皆一大池池中荷芰芬芳四岸砌如碧玉作
兩道虹橋以通南北北有大閣上堦見白金書日夜
日宮四面奇花異木森聳連雲青衣引上閣一層又
有青衣六七人見漢陽列拜又引上二層方見女郎

六七人目未嘗覩相拜問來由漢陽具述不意至此
女郎揖坐云客中止一宵亦有少酒願追歡揖坐訖
青衣具飲食所用皆非人間見者食訖命酒其中有
一樹高數丈餘幹如梧桐葉如芭蕉有紅花滿樹未
吐大如斗盞正對飲所一女郎執酒相揖一青衣捧
一鳥如鸚鵡置飲前闌干上叫一聲而樹上花一時
開芳香襲人每花中有美人長尺餘婉麗之姿掣曳
之服各稱其質諸樂絃管盡備其鳥再拜女郎舉酒
衆樂具作蕭蕭泠泠杳入神仙纔一巡此夕月色復

明女郎所論皆非人間事漢陽所不測時因漢陽以
人間事雜之則女郎亦無所酬答歡飲至二更已來
畢其樹花片片落池中人亦落便失所在一女郎取
一卷文書以示漢陽覽之乃江海賦女郎令漢陽讀
之遂爲讀一遍女郎請又自讀一遍命青衣收之一
女郎謂諸女郎兼白漢陽曰有感懷一章欲誦之諸
女郎及漢陽曰善乃言曰海門連洞庭每去三千里
十載一歸來辛苦瀟湘水女郎命青衣取諸卷兼筆
硯請漢陽與錄之漢陽展卷皆金花之素上以銀字

扎之卷大如拱已半卷相卷矣觀其筆乃白玉爲管
硯乃碧玉以頗黎爲匣硯中皆研銀水寫畢令以漢
陽之名押之展向前見數首皆有人名押署有名仲
方者有名巫者有名朝陽者而不見其姓女郎遂却
索卷漢陽曰有一篇欲奉和擬繼此可乎女郎曰不
可此卷每歸呈父母兄弟不欲雜爾漢陽曰適以弊
名押署復可乎曰事別非君子所論四更已來命發
收拾揮霍次二青衣曰郎可歸舟矣漢陽乃起諸女
郎曰欣此旅泊接奉不得鄭重耳恨恨而別歸舟忽

大風雲色斗暗寸步黯黑而至平明方自觀夜來飲
所乃空林樹而已漢陽解纜行至昨晚濡口江岸人
家見十數人似有非常故泊舟乃訊之曰濡口溺殺
四人至二更後却湧出三人已卒其一人雖似活而
若醉有巫女以楊柳水灑拂禁呪久而乃言曰昨夜
海龍王諸女及姨姊妹六七人過歸洞庭宿於此處
取我輩四人作酒緣客少不多飲所以我却得來漢
陽異之乃問曰客者謂誰曰一措大耳不記姓名又
云青衣言諸小娘子苦愛人間文字不可得常欲請

一措大文字而無由又問今在何處已發過也漢陽乃念昨宵之事及感懷之什皆可驗也漢陽默然而歸舟覺腹中不安乃吐出鮮血數升方知悉以人血爲酒爾三日方平

王昌齡

開元中琅邪王昌齡自吳抵京國舟行至馬當山屬風便而舟人云貴賤至此皆合謁廟以祈風水之安昌齡不能駐亦先有禱神之備見舟人言乃命使賫酒脯紙馬獻于大王兼有一量草履子上大王夫人

而以一首詩令使者至彼而禱之詩曰青驄一疋崑崙牽奉上大王不取錢直爲猛風波裏驟莫怪昌齡不下船讀畢而過當市草履子時兼市金錯刀子一副貯在履子內至禱神時忘取之誤并履子將往使者亦不曉焉昌齡至前程偶覓錯刀子方知誤并將神廟所矣又行數里忽有赤鯉魚長可三尺躍入昌齡舟中昌齡笑曰自來之味呼侍者烹之既剖腹得金錯刀子宛是誤送廟中者昌齡歎息曰鬼神之情亦昭然當問葛仙公命魚送書古詩有剖鯉得素書

今日亦頗同

張竭忠

天寶中河南緱氏縣東太子陵仙鶴觀常有道士七十餘人皆精專修習法籙齋戒皆全有不專者自不之往矣常每年九月三日夜有一道士得仙已有舊例至旦則具姓名申報以爲常其中道士每年到其夜皆不扃戶各自獨行以求上昇之應後張竭忠攝緱氏令不信至時乃令二勇者以兵器潛覘之初無所覩至三更後見一黑虎入觀來須臾銜出一道士

二人遂射不中奔棄道士而往至明並無人得仙具以此白竭忠竭忠申府請弓矢大獵於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泊冠帔或人之髮骨甚多斯皆謂每年得仙道士也自後仙鶴觀中卽漸無道士金並休廢爲守陵使所居也

崔玄微

天寶中處士崔玄微洛苑東有宅耽道餌木茯苓三十載因藥盡領僮僕入嵩山採之採畢方迴宅中無人蒿萊滿院時春季夜聞風月清朗不睡獨處一院

家人無故輒不到三更後忽有一青衣人云在苑中住欲與一兩女伴過至上東門表裏處暫借此歇可乎玄微許之須臾乃有十餘人青衣引入有綠裳者前曰某姓楊指一人曰李氏又一人曰陶氏又指一緋衣小女曰姓石名醋醋各有侍女輩玄微相見畢乃命坐於月下問出行之由對曰欲到封十八姨數日云欲求相看不得今夕衆往看之坐未定門外報封家姨來也坐皆驚喜出迎楊氏云主人甚賢只此從容不惡諸處亦未勝於此也玄微又出見封氏言

詞泠泠有林下風氣遂揖入坐色皆殊絕滿座芳香醇醇襲人處士命酒各歌以送之玄微志其二焉有紅裳人與白衣送酒歌曰皎潔玉顏勝白雪况乃當年對芳月沉吟不敢怨春風自歎容華暗消歇又白衣人送酒歌曰絳衣披拂露盈盈淡染胭脂一朶輕自恨紅顏留不住莫怨春風道薄情至十八姨持盞性輕佻翻酒污醋醋衣裳醋醋怒曰諸人卽奉求余不奉求拂衣而起十八姨曰小女子弄酒皆起至門外別十八姨南去諸子西入苑中而別玄微亦不至

異明夜又來云欲往十八姨處醋醋怒曰何用更去封姬舍有事只求處士不知可乎醋醋又言曰諸女伴皆住苑中每歲多被惡風所撓居止不安常求十八姨相庇昨醋醋不能低迴應難取力處士儻不阻見庇亦有微報耳玄微曰某有何力得及諸女醋醋曰但處士每歲歲日與作一朱幡上圖日月五星之文於苑東立之則免難矣今歲已過但請至此月二十有一日平旦微有東風則立之庶免於患也處士許之乃齊聲曰不敢忘德拜謝而去處士於月中隨而送之踰苑牆乃入苑中各失所在依其言至此日立幡是日東風刮地自洛南折樹飛沙而苑中繁花不動玄微乃悟諸女曰姓楊李陶乃衣服顏色之異皆衆花之精也緋衣名醋醋卽石榴也封十八姨乃風神也後數夜楊氏輩復來媿謝各裹桃李花數斗勸崔生服之可延年却老願長於此住衛護某等亦可致長生至元和初處士猶在可稱年三十許人言此事於時人得不信也

陰隱客

神龍元年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富莊後穿井二年
已濬一千餘尺而無水隱客穿鑿之志不輟二年外
一月餘工人忽聞地中雞犬鳥雀聲更鑿數尺傍通
一石穴工人乃入穴探之初數十步無所見但捫壁
而傍行俄轉會如日月之光遂下其穴下連一山峯
工人乃下於山正立而視乃別一天地日月世界其
山傍向萬仞千巖萬壑莫非靈景石盡碧琉璃色每
巖壑中皆有金銀宮闕有大樹身如竹有節葉如芭
蕉又有紫花如盤五色蛺蝶翅大如扇翔舞花間五

色鳥大如鶴翔翔乎樹杪每巖中有清泉一眼色如
鏡白泉一眼白如乳工人漸下至宮闕所欲入詢問
行至闕前見牌上署曰天桂山宮以銀字書之門兩
閣內各有一人驚出各長五尺餘童顏如玉衣服輕
細如白霧綠煙絳唇皓齒鬢髮如青絲首冠金冠而
跣足顧謂工人曰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言未
畢門中有數十人出云怪有昏濁氣令責守門者二
人惶懼而言曰有外界工人不意而到詢問次所以
未奏須臾有緋衣一人傳勅曰勒門吏禮而遣之工

博異志 卷之九
人拜謝未畢門人曰汝已至此何不求遊覽畢而返
工人曰向者未敢儻賜從容乞乘便而言之門人遂
通一玉簡入旋而玉簡却出門人執之引工人行至
清泉眼令洗浴及澣衣服又至白泉眼令與漱之味
如乳甘美甚連飲數掬似醉而飽遂爲門人引下山
每至宮闕只得於門外而不許入如是經行半日至
山趾有一國城皆是金銀珉玉爲宮室城樓以玉字
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門人曰此皆諸仙
初得仙者關送此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得至諸天

或玉京蓬萊崑閬姑射然方得仙官職位主籙主符
主印主衣飛行自在工人曰既是仙國何在吾國之
下界門人曰吾此國是下界之上仙國也汝國之上
還有仙國如吾國亦曰梯仙國異無所異言畢謂工
人曰卿可歸矣遂却上山聿尋來路又令飲白泉數
掬欲至山頂求來穴門人曰汝來此雖頃刻已人間
數十年矣却出舊穴應不可矣待吾奏請通天關鑰
匙送卿歸工人拜謝須臾門人携金印及玉簡又引
工人別路而上至一大門勢侔樓閣門有數人俯伏

而候門人視金印讀玉簡副然開門門人引工人上
纔入門風雲擁而去因無所覩唯聞門人云好去爲
吾致意於赤城真伯須臾雲開已在房州北三十里
孤星山頂洞中出後而詢陰隱客家時人云已三四
世矣開井之由皆不能知工人自尋其路惟見一巨
坑乃崩井之所爲也時貞元七年工人尋覓家人了
不知處自後不樂人間遂不食五穀信足而行數年
後有人於劔閣雞冠山側近逢之後莫知所在

岑文本

貞觀中文本下朝多於山亭避暑日午時寐初忽覺
有叩山亭院門者藥豎報云上清童子无寶特此叅
奉文本性慕高道束帶命入乃年二十已下道士儀
質爽邁衣服纖異冠淺青圓角冠衣淺青圓袂履衣
服輕細如霧非齊統魯縞之比文本與語乃曰僕上
清童子自漢朝而果成本生於吳已得不凝滯之道
遂爲吳王進入見漢帝有事擁遏教化不得者無不
相問僕常與方圓行下皆得美暢由是自文武二帝
迄至哀帝皆相眷王莽作亂方出外方所在皆沐人

憐愛自漢成帝遂厭人間乃尸解或秦或楚不常厥
居聞公好道故此相曉耳文本詰以漢魏宋齊梁間
君王社稷之事了了如目覩因言史傳間屈者虛者
亦甚多文本曰吾人冠帔何制度之異對曰夫道在
於方圓之中僕外服圓而心方正相時儀也又問曰
衣服皆輕細何土所出對曰此是上清五銖服又問
曰比聞六銖者天人衣何五銖之異對曰尤細者則
五銖也談論不覺日晚文本乃別出門而忽不見文
本知是異人乃每下朝卽令伺之到則談論移時后
令人堦送詣其所止出山亭門東行數步於院墻下
瞥然不見文本命工力掘之三尺至一古墓墓中了
無餘物唯得古錢一枚文本悟上清童子是銅名元
寶錢之文也外圓心方錢之狀也青衣銅衣也五銖
服亦錢之文也漢時生於吳是漢朝鑄五銖錢於吳
王也文本雖知之而錢帛日盛至中書令十餘年忽
失古錢所在文本遂薨

沈亞之

沈亞之以記室從隴西公謂軍涇州昔見隴西公言

少從那鳳游鳳帥家子無他能後寓居長安平康里南以錢百萬贖故豪洞門曲房之第卽其寢而晝偃夢一美人自西楹來環步從容執卷且吟爲古粧而高鬟長眉衣方領繡帶被廣袖之襦鳳大悅問麗人何自而臨我哉美人笑曰此妾家也而君客于妾宇下焉有所自鳳曰願示其書曰美人曰妾好詩而當綴此鳳曰麗人幸少留得賜觀覽於人美人授詩坐西床鳳發卷視其首篇題之曰春陽曲終四句其後他篇皆數十句美人曰君必欲傳之無令過一篇鳳

卽起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牋傳春陽之曲其詞曰長安少女踏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幃空度九秋霜鳳吟卒請曰何謂弓彎曰妾昔年父母教妾此舞美人乃起整衣張袖舞數拍爲弓彎之狀以示鳳旣罷美人低然良久却辭去鳳曰願復少從容須臾間竟去鳳亦旋覺昏然忘有所記鳳更衣卽於懷袖中得其詞驚視方省所夢時貞元中也又吳興姚合謂亞之曰吾友王炎云元和初夕夢遊吳侍吳王久之聞宮中出輦鳴簫擊鼓言葬西施王

悲悼不止立詔詞客作挽歌炎遂應教作西施挽歌
其詞曰西望吳王闕雲書鳳字牌連工起珠帳擇土
葬金釵滿地紅心草三層碧玉堦春風無處所悽恨
不勝懷進詞王甚嘉之乃悟能記其實炎太原人也

劉方玄

山人劉方玄自漢南抵巴陵夜宿江岸古館之廳其
西有巴籬所隔又有一廳常扃鑰云多有怪物使客
不安已十數年不開矣中間爲廳廊崩摧州司完葺
至新淨而無人敢入其夜方玄都知之至二更後

見月色滿庭江山清寂唯聞廳西有家口語言嘯咏
之聲殆不多辨唯一老青衣語聲稍重而帶秦音者
言曰往年阿郎貶官時令老身常騎偏面騮抱阿荆
郎阿荆郎嬌不肯穩坐或偏于左或偏于右墜損老
身左膊至今天欲陰使我患酸疼焉今又發矣明日
必大雨如今阿荆郎官高也不知知有老身無復聞
相應答者俄而有歌者歌音清細若曳緒之不絕復
吟詩者吟聲切切如含酸和淚之詞幽咽良久亦不
可辨其文而無所記錄也久而老青衣又云昔日阿

荆郎愛念青青河畔草今日亦頗謂綿綿思遠道也
僅四更方不聞其聲明且果大雨呼館吏訊之吏云
此西廳空更無人方叙此中賓客不曾敢入之由方
玄固請開院視之則秋草滿地蒼苔沒堦中院之西
則連山林無人迹也啓其廳廳則新淨了無所有唯
前間東面柱上有詩一首墨色甚新其詞曰耶娘送
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迴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
爲灰不堪着視其書則鬼之詩也館吏云此廳成來
不曾有人入亦逃無此題詩處乃知夜來人也復以
此訪於人終不能知其來由耳

馬侍中

馬燧貧賤時寓遊北京謁府主不見而乃寄於園吏
吏曰莫欲謁護戎否若謁卽須先言當爲其岐路耳
護戎諱數字而甚切君當在意若犯之無逃其死也
然若幸愜之則所益與諸人不同慎勿暗投也其乃
護戎先乳母子得以詳悉而輒贊君子焉燧信與疑
半明晨入謁護戎果犯諱庭叱而出畏懼之色見園
吏吏曰是必忤護戎耳燧問計求脫園吏曰君子戾

我而恓惶如是然敗則死不得瀆我也遂匿燧於糞
車中載出郭而逃于時護戎果索燧一報不獲散鉄
騎者每門十人燧狼忙竄六十餘里日暮度不出境
求蔽于逃民敗室中尚未安聞車馬蹄歎聲人相議
言能更三二十里否果護戎之使也俄聞勢漸遠稍
安焉未復常息又聞有悉罕人行聲燧危慄次忽於
戶牖見一女人衣布衣身形絕長手携一襪曰馬燧
在此否燧默不敢對又曰大驚怕否胡二姊知君在
此故來安慰無至憂疑也燧乃應唯而出胡二姊曰

大厄然已過尚有餘恐爾君固餒我食汝乃解所携
襪有熟肉一甌胡餅數枚燧食甚飽却令於舊處更
不可動胡二姊以灰敷斗於燧前地上橫布一道以
授之言曰今夜半有異物相恐劫輒不得動過此厄
後勲貴無雙言畢而去近夜半有物閃閃照人漸近
戶牖間見一物長丈餘乃夜叉也赤髮蝟奮金牙鋒
鑠臂曲瘦木甲犴獸爪衣豹皮褲携短兵直入室來
獐目電燧吐火喫血跳躑哮吼鐵石消鑠燧之惴慄
殆喪魄亡精矣然此物終不敢越胡二姊所布之灰

久之物乃撤一門屏藉而熟寢俄又聞車馬來聲有人相請曰此乃逃人之室不妨馬生匿於此子時數人持兵器下馬入來衝踏夜叉夜叉奮起大吼數聲裂人馬噉食血肉殆盡夜叉意氣徐步而去四更東方月上燧覺寂靜乃出而去見人馬骨肉狼籍燧乃獲免後立大勲官爵穹崇詢訪胡二姊之由竟不能得思報不及每春秋祠饗別置胡二姊一座列於廟左

唐人小史中多造奇艷事為傳志自是一代才情非後世可及然恠深幽眇無如諾臯博異二種此其厥體中韓昌黎李長吉也顧元慶跋

博異志終

集異記目錄

徐佐卿

王積薪

平等閣

裴珙

蕭頴士

韋宥

蔡少霞

集翠裘

王維

王渙之

張鎰

裴通遠

邢曹進

韋知微

狄梁公

寧王

目錄終

集異記

唐河東薛用弱撰 翁駿業閱

徐佐卿

明皇天寶十三載重陽日獵於沙苑雲間有孤鶴徊
翔焉上親御弧矢一發而中其鶴則帶箭徐墜將及
地丈許欻然矯翰西南而逝萬眾極目良久乃滅益
州城距郭十五里有明月觀焉依山臨水松桂深寂
道流非修習精慈者莫得而居觀之東廊第一院尤
為幽絕每有自稱青城道士徐佐卿者風局清古一

集異記

歲率三四而至焉觀之者舊因虛其院之正堂以戾其來而佐卿至則棲焉或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道流之所頃仰一日忽自外至神爽不怡謂院中人曰吾行山中偶爲飛矢所加尋已無恙矣然此箭非人間所有吾留之於壁上後年箭主到此卽宜付之慎無墜失仍援毫記壁云留箭之時則十三載九月九日也及玄宗避狄幸蜀暇日命駕行遊偶至斯觀樂其佳景因遍幸道室旣入此堂忽覩挂箭則命侍臣取而玩之蓋御箭也深異之因詢觀之道士皆以實對卽是佐卿所題乃前歲沙苑縱畋之日也佐卿蓋中箭孤鶴耳究其題乃沙苑翻飛當日集於斯歟上大奇之因收其箭而寶焉自後蜀人亦無復有逢佐卿者矣

王積薪

玄宗南狩百司奔赴行在翰林善圍碁者王積薪從焉蜀道隘狹每行旅止息中道之郵亭人舍多爲尊官有力者之所見占積薪棲棲而無所入因沿溪深遠寓宿於山中孤姥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

婦姑皆闔戶而休積薪棲于簷下夜闌不寐忽聞堂內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圍碁一賭可乎婦曰諾積薪私心奇之况堂內素無燈燭又婦姑各處東西室積薪乃附耳門扉俄聞婦曰起東五南九置子矣姑應曰東五南十二置子矣婦又曰起西八南十置子矣姑又應曰西九南十置子矣每置一子皆良久思惟夜將盡四更積薪一一密記其下止三十六忽聞姑曰子已敗矣吾止勝九枰耳婦亦甘焉積薪遲明具衣冠請問孤姥曰爾可率已之意而按局置子焉積薪卽出橐中局盡平生之秘妙而布子未及十數孤姥顧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耳婦乃指示攻守殺奪救應防拒之法其意甚略積薪卽更求其說孤姥笑曰止此已無敵於人間矣積薪虔謝而別行十數步再詣則已失向之室問矣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卽布所記婦姑對敵之勢罄竭心方較其九枰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碁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平等閣

隋開皇中釋子澄空年甫二十誓願於晉陽汾西鑄鐵像高七十尺焉鳩集金炭細求用度周二十年物力乃辦於是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煙焰息滅啓鑪之後其像無成澄空卽深自咎責稽首懺悔復堅前約再謀鑄造精勤艱苦又二十二年事費復備則又告報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啓鑪其像又復無成澄空於是呼天求哀叩佛請罪太加貶挫深自勤勵又二十年功力復集乃告遐邇大集賢愚然後選日而寫像焉及期澄空

乃登鑪巔百尺懸絕揚聲謂觀者曰吾少發誓願鑄寫大佛今年八十兩已不成此更違心則吾無身以終志矣况今衆善虛費積年如或踵前失吾亦無面目見衆善也吾今俟其啓鑪欲於今液而捨命焉一以謝憊於諸佛二以表誠於衆善儻大像圓滿後五十年吾當爲建重閣耳聚觀萬衆號泣諫止而澄空殊不聽覽俄而金液注射赫耀踴躍澄空於是揮手辭謝投身如飛鳥而入焉及開鑪鐵像莊嚴端妙毫髮皆備自是并州之人咸思起閣以覆之而佛身洪

大功用極廣自非殊力無自而致開元初李嵩充天
平軍節度使出游因仰大像歎曰如此相好而爲風
日所侵痛哉卽施錢七萬緡周歲之內而重閣成就
只今北都謂之平等閣者是也計僧死像成之日至
嵩正五十年矣以釋法推之則嵩也得非澄空之後
身歟

裴珙

裴孝廉珙者家在洛京仲夏自鄭西歸及端午以觀
親焉下駟蹇劣日勢已晚方至石橋於是驅馬徒行

情顧甚速續有乘馬而牽一馬者步驟極駿顧珙有
仁色珙因謂曰子非投夕入都哉曰然珙曰珙有懇
誠將丐餘力於君子子其聽乎卽以誠告之乘馬者
曰但及都門而下則不違也珙許約因顧謂已之二
僮曰爾可緩驅疲乘投宿于白馬寺西吾之表兄竇
溫之墅來辰徐歸因上馬揮鞭而驚依頃至上東門
遂歸其馬珍重而別乘馬者馳去極速珙居水南日
已半規卽促步而進及家暝矣入門方見其親與珙
之弟妹張燈會食珙乃前拜會莫顧瞻因俯階高語

曰珙自外至卽又不聞珙卽大呼弟妹之名字亦無應者笑言自若珙心神忿惑因又極叫皆亦不知但見其親顧謂卑小曰珙在何處那今日不至耶遂涕下而坐者皆泣珙私怪曰吾豈爲異物耶何其幽顯之隔如此哉因出至通衢徘徊久之有貴人導從甚盛遙見珙卽以鞭指之曰彼乃生者之魂也俄有佩橐鞬者出於道左曰地界啓事裴珙孝廉命未合終遇昆明池神七郎子案鷹廻借馬送歸以爲戲耳今當領赴本身貴人微哂曰小鬼無理將人命爲戲明

日與尊父書令笞之旣至而橐鞬者招珙復出上東門度門隙中至竇莊橐鞬者令其閉目自後推之省然而蘇其二僮皆曰向者行至石橋察郎君疾作語言大異懼其將甚因投于此旣至則已絕矣珙驚嘆久之少頃無恙及歸乃以其實陳於家余於上都自見竇溫細話其事

蕭穎士

蘭陵蕭穎士楊府功曹秩滿南遊行侶共濟瓜洲舟中有二少年熟視穎士相顧曰此人甚有肖於鄱陽

忠烈王也。穎士是鄱陽曾孫，卽自款陳二子曰：吾識爾祖久矣。穎士以廣衆中未敢詢訪，俟及岸方將啓請，而二子忽遽負擔而去。穎士必謂非仙，則神虔心嚮，矚而已。明年穎士北歸，止于盱眙。邑長之署方與邑長下簾晝坐，自門遽白云：其吏於某處擒獲發塚盜共五六人，登令召入，皆反接其手，束縛其固旅之于庭。而穎士懸認江中二少年，亦縲繼于內。穎士驚曰：斯二人非仙，則神因具速曩事。邑長卽令先窮二子，須臾款伏，佐驗明著，皆云：我之發丘墓，今有年矣。

穎士卽以前說再令詢之，皆曰：我嘗聞鄱陽王家大獲金玉當門，有貴人，顏色如生，年方五十，髭鬚斑白，僵臥于石塌，姿狀正與穎士相類，無少差異。我舟中遇子，又知蕭氏固是鄱陽胤也。因此啓言：我豈有他術哉？用弱嘗聞人之紹續，其或三五世則必一人有肖其祖先之形狀者，斯豈驗歟。

韋宥

元和中，故都尉韋宥出牧溫州，忽忽不怡。江波脩永，舟船燠熱。一日晚涼，乃跨馬登岸，依舟而行，忽逢淺

沙亂流蘆葦青翠因縱轡飲馬而蘆枝有拂鞭者宥
因閑援熟視忽見新絲箏絃周纏蘆心有卽拔蘆伸
絃其長倍尋則試縱之應手復結宥奇駭因寘于懷
行次江館其家室皆已維舟入亭矣宥故駙馬也家
有妓樂卽付箏妓曰我於蘆心得之頗甚新緊然沙
洲江徼是物何自而來吾甚異之試施於器以聽其
音妓將安之更無少異唯短二三寸耳方饌妓卽置
之赴食隨置復初及食罷就視則已蜿蜒舒展選蠕
搖動妓乃驚告衆來競觀而雙眸瞭然矣宥駭曰得
非龍乎遽命衣冠焚香致敬盛諸盂水之內而投於
江纔及中流風浪皆作蒸雲走電咫尺昏晦俄有白
龍長百丈挈攫昇天衆咸觀之良久乃滅

蔡少霞

蔡少霞者陳留人也性情恬和幼而奉道早歲明經
得第選蘄州叅軍秩滿漂寓江淮者久之再授兗州
泗水丞遂於縣東二十里買山築室爲終焉之計居
處深僻俯近龜蒙水石雲霞境象殊勝少霞世累早
祛尤諧夙尚於一日沿溪獨行忽得美蔭因就憩焉

神思昏然不覺成寐因爲褐衣鹿幘人之夢中召去
隨之遠遠乃至城郭處所碧天虛曠瑞日曛曛人俗
潔清卉木鮮茂少霞舉目移足惶惑不寧卽被導之
令前經歷門堂深邃莫測遙見玉人當軒獨立少霞
遽修敬謁玉人謂曰愍子虔心今宜領事少霞靡知
所謂復爲鹿幘人引至東廊止于石碑之側謂少霞
曰召君書此賀遇良因少霞素不工書卽極辭讓鹿
幘人曰但案文而錄胡乃拒違俄有二青僮自北而
至一捧牙箱內有兩幅紫絹文書一賞筆硯卽付少

霞曰法此而寫少霞凝神搦管頃刻而畢因覽讀之
已記于心矣題云蒼龍溪新宮銘紫陽真人山玄卿
撰良常西麓源澤東澗新宮宏宏崇軒巘巘雕玳盤
礎鏤檀竦磬壁瓦鱗差瑤階昉截閣凝瑞霧樓橫祥
霓騶虞巡徼昌明捧闌珠樹規連玉泉矩洩靈飈遐
集聖日俯晰太上游儲無極便闕百神守護諸真斑
列仙翁鵠駕道師冰潔飲玉成漿饌瓊爲屑桂旗不
動蘭屋互設妙樂竟臻流鈴間發天籟虛徐風簫冷
澈鳳歌諧律鶴舞會節三變玄雲九成絳闕易遷虛

語童初浪說如毀乾坤自有日月清寧二百三十一
年四月十二日建於是少霞方更周視遂爲鹿憤人
促之忽遽而返醒然遂寤急命紙筆登卽紀錄自是
究豫好奇之人多詣少霞詢訪其事有鄭還古者爲
立傳焉用弱亦常至其居就求第一本視之筆迹宛
有書石之態少霞無文乃孝廉一叟耳固知其不妄
矣少霞爾後修道尤劇元和末已云物故

集翠裘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
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梁公仁傑
時入奏事則天令昇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
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
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
指所衣紫絁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
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
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所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
臣之褻臣猶怏怏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
心赧神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

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家奴衣之乃促馬而去

王維

王維右丞年未弱冠文章得名性閑音律妙能琵琶遊歷諸貴之間尤爲岐王之所眷重時進士張元臯聲稱籍甚客有出入于公主之門者爲其致公主邑司牒京兆試官令以元臯爲解頭維方將應舉具其事言於岐王仍求庇借岐王曰貴主之強不可力爭吾爲子畫焉子之舊詩清越者可錄十篇琵琶之新聲怨切者可度一曲後五日當詣此維卽依命如期

而至岐王謂曰子以文士請謁貴主何門可見哉子能如吾之教乎維曰謹奉命岐王則出錦繡衣服鮮華奇異遣維衣之仍令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岐王入曰承貴主出內故携酒樂奉讌卽令張筵諸伶旅進維妙年潔白風姿都美立於前行公主顧之謂岐王曰斯何人哉荅曰知音者也卽令獨奏新曲聲調哀切滿座動容公主自詢曰此曲何名維起曰號鬱輪袍公主大奇之岐王曰此生非止音律至於詞學無出其右公主尤異之則曰子有所爲文乎維卽出

獻懷中詩卷公主覽讀驚駭曰皆我素所誦習者常謂古人佳作乃子之爲乎因令更衣昇之客右維風流蘊籍語言諧戲大爲諸貴之所欽矚岐王因曰若使京兆今年得此生爲解頭誠爲國華矣公主乃曰何不遣其應舉岐王曰此生不得首薦義不就試然已承貴主論託張九臯矣公主笑曰何預兒事本爲他人所託顧謂維曰子誠取解當爲子力維起謙謝公主則召試官至第遣宮婢傳教維遂作解頭而二舉登第

王渙之

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齊名時風塵未偶而遊處略同一日天寒微雪三詩人共詣旗亭貰酒小飲忽有黎園伶官十數人登樓會讌三詩人因避席隈映擁爐火以觀焉俄有妙妓四輩尋續而至奢華艷曳都冶頗極旋則奏樂皆當時之名部也昌齡等私相約曰我輩各擅詩名每不自定其甲乙今者可以密觀諸伶所謳若詩入歌詞之多者則爲優矣俄而一伶拊節而唱乃曰寒雨連江夜入吳平明送

客楚山孤。洛陽親友如相問。一片冰心在玉壺。昌齡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之曰開篋淚霑臆見君前日書夜臺何寂寞猶是子雲居適則引手畫壁曰一絕句尋又一伶謳曰奉帚平明金殿開強將團扇共徘徊。玉顏不及寒鴟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昌齡則又引手畫壁曰二絕句。渙之自以得名已久因謂諸人曰此輩皆潦倒樂官所唱皆巴人下俚之詞耳豈陽春白雪之曲俗物敢近哉因指諸妓之中最佳者曰待此子所唱如非我詩吾即終身不敢與

子乎衡矣脫是吾詩子等當須列拜床下奉吾爲師因歡笑而俟之須臾次至雙鬟發聲則曰黃沙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渙之即掀飲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因大諧笑諸伶不喻其故皆起詣曰不知諸郎君何此歡噓昌齡等因話其事諸伶競拜曰俗眼不識神仙乞降清重俯就筵席三子從之飲醉竟日

張鎰

張相公鎰大曆中守工部尚書判度支因奏事稱旨

集異言
十三
伏宋面許宰相恩澤獨厚張公日日以冀而累旬無
耗忽夜夢有人自門遽入抗聲曰任調拜相張驚寤
因思中外初無其人尋繹不解有外甥李通禮者博
學善智張公因召而示之令研其理李生沉思良久
因賀曰舅作相矣張公卽詰之通禮荅曰任調反語
是饒甜饒甜無逾甘草獨爲珍藥珍藥反語卽舅名
氏也張公甚悅俄有走馬吏報曰白麻適下公拜中
書侍郎平章事

裴通遠

憲宗遷葬于景陵都城人士畢至時有前集列司馬
裴通遠家在崇賢里妻女輩亦以車輿縱觀於通化
門及飯日勢已晚車馳驟自平康北街後乃有白
頭嫗澆步奔走隨車而耒氣力殆尽至天門街夜鼓
將動車馬轉速嫗亦忙遽而行車中有老青衣從四
小女其中或有哀其奔迫者則問其所居對曰崇賢
卽謂曰與嫗同里今亦將飯若步履不逮懼犯禁車
中尚可通容能登車至里門否其嫗乃荷愧丁寧固
會同載及至則珍重辭謝而去乃於車中遺下小紅

錦囊諸女笑而共開之中有白羅製為逝者覆面之物四馬諸女驚駭登棄於路自是不旬日四女相次而卒

刑曹進

贈工部尚書刑曹進至德以來名為河朔之健將也守職魏郡為田承嗣所縻曹因討叛飛矢中目左右與之拔箭而斃雷于骨微露其末焉即以鉄鉗遣有力者挾而出之痛毒則極其斃堅然不可搖動曹進痛楚計無所妻孥輩但為廣修佛事用希慈蔭救

錄 錄

目則又以索縛身于床後命出之而特牢如故曹進呻吟忍耐俟死而已忽因晝寢夢見胡僧入于庭中曹進則以所苦訴之胡僧久而謂曰能以米汁注于其中當自愈矣及寤登言於鑿工鑿工曰米汁即泔也豈宜漬瘡哉遂令廣詢于人人莫諭者明日忽有胡僧詣門丐食因遽召入而曹進中堂遙見乃昨之所夢者矣即延之俯近告以危苦胡僧曰何不灌以寒食飴當知其神驗也曹進遂悟飴為米汁況所見復肖夢中則取之如法以點應手清涼頓減酸楚然

錄

既夜其瘡稍瘳即令如前綑縛用力以拔鉗繩及臉
錠已突然而出後傳藥不旬月而差矣吁西方聖人
恩祐顯灼乃若此之明微邪

韋知微

開元中士人韋知微者遷越列蕭山縣令縣多山
魑變幻百端無敢犯者而前後官吏事之如神然終
遭其害知微既至則究其窟宅廣備薪秣伺候集聚
因環薪縱火衆持兵刃楚煞殆盡而邑中累月蹤跡
枉絕忽一日晨朝有客詣縣問車馬風塵僕馭憔悴

我刺請謁曰蘭陵蕭惟知微初不疑慮即延入上座
談論笑謔敏辯無雙知微甚加顧重因授館休焉客
乃謂知微曰僕途經峽中收得猴雛智能可玩敬以
奉贖乃出懷中小合開之而有獼猴大纔如栗跳躑
宛轉識解人情知微奇之因携入誇異於宅內獼猴
於是騰躍踴駭化爲虎焉扁閉不及兵仗靡加知微
闔門皆爲啗噬子遺無有矣

狄梁公

狄梁公性閑醫藥尤妙針術顯慶中應制入關路由

華州闔闔之北稠人廣衆聚觀如堵狄梁公引轡遙
望有巨牌大字云能療此兒酬絹千疋卽就觀之有
富室兒年可十四五臥牌下鼻端生贅大如拳石根
蒂綴鼻纒如食筋或觸之酸痛刻骨於是兩眼爲贅
所繩目睛翻白痛楚危極頃刻將絕惻然久之乃曰
吾能爲也其父母洎親屬叩顙祈請卽輦千繩寘于
坐側公因令扶起卽於腦後下針寸許仍詢病者曰
針氣已達病處乎病人頷之公遽抽針而疣贅應手
而落雙目登亦如初曾無病痛其父母親眷且泣且
拜則以縑物奉焉公笑曰吾哀爾命之危逼吾蓋急
病行志耳吾非鬻伎者也不顧而去焉

寧王

寧王方集賓客誠話之際鬻馬牙人麴神奴者請呈
二馬焉寧王卽於中堂閱試步驟毛骨形相神駿精
彩座客觀之不相上下寧王顧問神奴曰其價幾何
牙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五百緡寧王忻然
謂左右曰如言付錢馬送上廐賓客莫測其價之懸
殊卽共咨詢寧王曰諸公未喻當爲驗之卽令鞭轡

馳驅往復數四笑謂座客曰辨其優劣否皆曰不知
寧王乃顧千貫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蹄下不起纖埃
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過足下頗生塵埃以
此等衰其價之高下馬座客乃伏

集異記終

集異志

唐 陸勳撰 沈鼎新閱

秦始皇三十六年鄭客從關東來至華陰望見素車
白馬從華山上下知其非人道住止而待之遂至持
璧與客曰爲我遺鎬池君因言今年祖龍死忽不見
客奉璧始皇使御史視之卽二十八年過江所沉璧
也默然良久曰山神不過知一歲事也

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爲丈夫京房曰女子化
爲丈夫茲爲陰昌賤人爲王丈夫化爲女子茲謂陰

集異志

勝厥咎亡一曰男化爲女宮刑濫也女化爲男婦政行也

齊湣王時齊有人當闕而哭者求之不得去則聞其聲

漢武帝與羣臣宴未央方食黍曜忽聞語云老臣尋覓不見梁上有一公長九寸拄杖僂步帝問之公下稽首不言自仰視屋俯指帝脚忽然不見問東方朔朔對曰其名爲藻兼水木之精也夏巢林冬潛河陛下興造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視屋者殿名未

央也俯視脚者脚足也願王足於此也帝爲此暫止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宮人猶活旣出復平如舊魏郭后愛念之留於宮中常在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言皆有條緒

吳孫皓寶鼎元年丹陽宣騫母年八十因浴化爲龜兄弟閉戶衛之掘堂上作一池寔水中龜入池遊戲二日引頸外望伺戶小開便轉輪自躍入於遠潭遂不復還

吳成將鄧喜殺猪祀神治畢懸之忽見一人頭往食

肉喜引弓射之咋咋作聲繞屋三日

晉惠帝光熙元年會稽謝真生子頭大而有髮兩蹠反向上有男女兩體生便作丈夫聲經一日死

晉謝靈運以元嘉五年忽見謝晦手提其頭來坐別牀血淋落不可忍視

魏公孫淵家數有怪犬冠幘絳衣上屋炊有小兒蒸死甑中

晉元帝永昌元年甘卓將襲王敦既而中止及還家多變怪照鏡不見其頭

晉阮瞻嘗著無鬼論而一鬼通姓名作客詣之寒溫畢仰談名理客甚有才辯與言良久及鬼神事乃作色曰鬼神古今聖賢所共傳君何獨言無耶僕便是鬼於是變為異形須臾便滅阮嘿然大惡之年餘卒宋文帝元嘉末長廣人病差使能食而不得臥一飯輒覺身長如此數日頭遂出屋

梁武帝太清元年丹陽有莫氏妻生男眼在頂上大如兩歲兒墮地而言曰兒是旱疫鬼不得由母曰汝當令我得過疫鬼曰有上官何得自由母可急作絳

集異志 三
帽故當無憂母不暇作絳帽以絳繫髮自是旱疫者
二年揚徐兗豫尤甚莫氏鄉鄰多以絳免他士效之
無驗

隋煬大業七年正月朔旦有盜衣白練裙襦手持香
花自稱彌勒出世入建國門奪衛士仗將爲亂齊王
暕過而斬之

武后神功元年二月庚子有人走入端門又入則天
門至通天宮門守門者及杖衛不知覺時來俊臣婢
產一肉塊如三升器剖之有赤蟲須臾化爲蜂螫人
而去

武后時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之狄梁
公亦往爲妾逃遁不見三思搜之在於壁隙中語曰
我乃花月之妖天遣我奉君談笑梁公時之正人我
不可以見
天寶五載楊慎矜爲御史中丞慎矜至洛陽正食忽
見一鬼物長丈餘朱衣冠幘立於其後慎矜叱之良
久不滅以熱羹殺之方滅

高宗嘗患頭風召名醫於四方終不能療官人有自

陳世業醫術請修藥餌者帝許之初穿地置藥爐忽有一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官人不敢匿奏之帝頗驚異遽命放於苑地宮人別穿地得蝦蟆如初帝深以爲不祥

玄宗好鬪雞貴臣外戚皆尚之貧者或弄木雞識者以爲雞酉屬帝生之歲鬪者兵象

晉愍帝建興二年十一月抱罕羌妓產一龍子色似錦文常就母乳遙見神光少得就視未久帝竟淪沒玄宗天寶十一載六月號州閔卿黃河中女媧墓因

大雨晦冥失所在至乾元二年六月乙未瀕河人聞有風雷曉見其墓湧出下有巨石上有雙柳各長丈餘時號風陵堆占曰塚墓自移天下破

晉穆帝昇平三年二月涼州城東池中有火四年四月姑藏澤水中又有火

大曆末深州東鹿縣中有水影長七八尺遙望見人馬往來如在水中及至前不見水

晉元帝大興四年廬江灤縣何旭家忽聞地中有犬子聲掘之得一母犬青黎色狀甚羸瘦

荆齊高帝建元元年荆州人井湖出綿人用與常綿不異

漢靈帝熹平二年六月雒陽民訛言虎賁寺東壁中有黃人形容鬚眉良是觀者數萬

陳後主禎明二年五月東冶鐵鑄有物赤色六如斗自天墜鎔所隆隆有聲鐵飛破屋而四散

元和中翰林院有鈴夜中文書入則引之以代傳呼長寧中河北用兵鈴輒自鳴與軍中息耗相應聲急則軍事急聲緩則軍事緩

王莽地皇元年七月杜陵便殿乘輿虎文衣廢藏在室匣中出自樹立外堂上良久乃垂地吏卒見者以問莽惡之

漢桓帝元嘉中京都婦女作愁眉啼妝墮馬髻折腰步齟齒笑所謂愁眉者細而曲折啼妝者薄拭目下

若啼處墮馬髻者作一邊折腰步者足不在體下齟齒笑者若齒痛樂不欣欣始自大將軍梁冀家所為

京師翕然諸夏皆放此服妖也

漢桓帝延熹中梁冀戮後京都幘顏短耳長短上長

下時中常侍單超左館徐璜至於貧家不能自辨自
號無頭就人借頭

晉孝武太元中帝每聞手中箱中有鼓吹鞞角響於
是請僧齋會夜見一臂長三丈餘手長數尺來摹經
案帝是歲崩

後齊武平時後主於苑內作貧兒村親衣縑縷之服
而行乞其間爲笑樂多令人服烏衣以相執縛

又婦人皆剪剔以著假髻而危邪之狀如飛鳥至於
南面則髻心正西始自宮內爲之被於四遠天戒若
曰元首剪落危側當走西也

漢靈帝好胡服胡帳胡牀胡坐胡飯胡筮篥胡笛胡
舞京城貴戚皆競爲之此服妖也其後董卓乃擁胡
兵填塞街衢擄掠宮掖發掘園陵

晉孝懷帝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
之桑樹哭

晉元帝大興四年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仗生華如蓮
華五六日而萎落此木失其性于寶以爲狂華生枯
木

晉劉曜時西明大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忽變爲人形髮長一尺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歛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

晉少帝開運元年七月大雨門內井亭石盆走水槽有龍首悉飄數十步而龍首斷

後趙石季龍時東海有大石自立傍有血流鄴西山石間血流出長十餘步廣二尺餘大武殿畫古賢悉變爲胡旬餘頭悉縮入肩中季龍大惡之

至德二年昭陵石馬汗出昔周武帝克晉州齊有石象汗流濕地此其類也

漢劉聰末年犬與豕交于相國府門又交于官門又交于司隸御史門有豕着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並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隋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去天曉主人覓豕不得疑是宿客得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所言得豕其後蜀王秀

得罪文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救之得全

魏司馬太傅討公孫淵父子先時淵家有犬着絳幘絳衣又襄城市生肉有頭目無手足而動搖占者曰有形不成有體無聲其國滅

新野庾謹母病兄弟三人白日待疾常燃火忽見帳帶自捲上自舒下如此數遭

長慶二年五月有自吐蕃至者稱隴上自去歲以來出異獸如猴而腰尾皆長色青迅猛見蕃人卽捕而食之遇漢人則否

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占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始皇果呂不韋子

漢末糜竺嘗從洛歸未達家數里路傍見一婦人從竺求寄載行可數里婦謝去謂竺曰我天使也當往燒東海糜竺家感君見載故以相語竺因私請之婦曰不可不燒如此君可馳去我當緩行日中火當發竺乃還歸遠出財物日中而火大發

吳孫權太元元年臨海羅陽縣有神自稱王表周旋民間言語飲食與人無異然不見其形又有一婢名

紡績是月遣中書郎李棠齋輔將軍羅陽王印綬迎
表表隨棠俱出與棠及所在郡中令長談論棠等無
以易所歷山川輒遣婢與神相聞秋七月棠與表至
權於蒼龍門外爲立第舍數使近臣齋酒食往表說
承早小事往往讒有驗

晉武帝咸寧二年十二月琅琊人顏畿病死棺斂已
久家人咸夢畿謂已曰我當復生可急開棺遂出之
漸能飲食屈伸視瞻不能行語二年復死東房易傳
曰至陰爲陽下人爲上厥妖人死復生其後劉石落

逆俱亡

晉惠帝元康中安豐有女子周世寧八歲漸化爲男
子至十七八而氣性成東房易傳曰女子化爲丈夫
茲爲陰昌賤人爲王此亦劉石覆蕩天下之妖也
晉元嘉九年南陽樂遐嘗狂生忽聞室中有人呼其
名婦名甚急夜半乃正殊自驚懼後數日婦產後還
忽舉體衣服總是血未及三月而夫婦相繼病卒
漢劉聰時光義人羊充妻產子二頭其夫竊而食之
三日而死

東晉王綏爲冠軍將軍其家夜中梁上無故有人頭
墮於床而血流淋漓俄拜荊州刺史坐其父愉之謀
與弟納並被誅

後魏肅宗熙平二年并州祁縣人韓僧真女從母右
脇而出胡太后命付掖庭養之太后臨朝爲元人劉
騰幽於永巷後竟被爾朱榮沉於河魏室因茲大亂
陳後主禎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游於都下與人對
語而不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飲之經三四年乃
去有船下忽聞人言明年亂視之得死嬰兒長三尺

而無頭明年陳亡

陳周文育爲鎮南將軍初文育據三陂時有流星墜
其聲如雷地陷方二丈中有碎炭數斗又軍市中忽
聞小兒啼一市並驚聽之在土下軍人掘得木棺長
三尺文育惡之俄而見殺
北齊爾朱世隆爲尚書令當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
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就視而寢如故既覺謂妻
曰向夢人斷我頭去意殊不適不久被誅

隋煬帝大業元年鴈門人房回安母年百歲額上生

角長二寸洪範五行傳曰婦人陰象也角兵象也下反土之應是後天下果大亂陰賊圍帝於鴈門

咸通十三年四月太原晉陽民間有嬰兒兩頭異頸四耳聯足此天下不一之妖也

漢景帝元鳳元年有烏與鵲鬪燕王宮池上烏墮地死時燕王且謀為亂未幾伏辜

魏明帝景初元年凌霄閣始構有鵲巢其上鵲體白黑雜色帝以問高唐隆對曰詩云惟鵲有巢惟鳩居之今興起宮室而鵲來巢此宮室未成身不得居之

象也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安帝永熙三年龍驤將軍朱猗戍壽陽婢炊飯忽有羣烏集竈競來啄噉婢驅逐不去有獵狗咋殺兩烏餘烏因共啄殺狗又噉其肉惟餘骨存明年六月

猗死

晉昭公十九年龍鬪於鄭時門之外洧淵鄭以小國攝乎晉楚之間重以強吳時子產任政內惠於民外善辭令以交三國鄭卒無患能以德消變之效也

漢惠帝二年五月癸酉旦有兩龍見於蘭陵廷東里

溫陵井中至乙亥夜去劉向以爲龍貴象而困於庶人井中象諸侯將有幽執之禍其後呂太后幽殺趙諸呂亦終殺滅

武帝太康五年正月癸卯二龍見武庫井中帝觀之有喜色百僚將賀劉毅獨表曰昔龍祭夏庭禍發周室龍見鄭門子產不賀帝答曰朕德政未修未有以應受嘉祥遂不賀也

晉明帝太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空樹中每出頭從人求食尋有王敦之逆

晉武帝太康五年四月魯國池水變赤如血七年七月河陰雨赤雪二尺

武后時來俊臣井水變赤如血井中常有吁嗟之聲俊臣酷吏也

咸通八年七月泗州下邳雨湯殺鳥雀水沸于火則可以傷物也雨者自上而降鳥雀民象

太康二年六月泰山江夏大水泰山流三百家殺六千餘人江夏亦殺人時平吳後王濬爲元功而詆劾妄加荀賈爲無謀而並蒙重賞收吳姬五千納之後

宮此其應也

漢成帝時歌謠又曰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
華不實黃雀巢其顛古為人所羨今為人所憐桂赤
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也王莽自謂黃象黃雀巢
其顛也

漢光武建武六年蜀有童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
是時公孫述僭號於蜀時人竊言王莽稱黃述欲繼
之故稱曰五銖漢時錢名明當復也述遂敗滅述一作述
晉太安中童謠曰五馬遊渡江一馬化為龍後中

大亂宗蕃多死惟琅琊汝南西陽南頓彭城同至江
東而无帝嗣統矣

玄宗時童謠曰燕燕飛上天上天女兒鋪白氈氈上
有千錢時幽州又有謠曰舊來誇載竿今日不堪看
但看五月裡清水河邊見契丹其後祿山反

王莽始建國元年長安狂女子碧呼道中碧女子名也曰

高皇帝大怒趣歸我國不者九月必殺汝莽收捕殺
之

中平元年二月張角兄弟起兵冀州自號黃巾三十

六萬四面出師將帥星布吏士外屬因其瘦餒幸而勝之

晉惠帝永寧初齊王冏唱義兵誅亂逆乘輿反正忽有婦人詣大司馬門求竒產門者詰之婦曰我截臍使去耳其後冏果斬戮

晉太元中小兒以兩鐵相打於土中名曰鬪族後王國寶王孝伯一姓之中自相攻擊也

晉海西公太和元年涼州楊樹生松天戒若曰松者不改柯易葉楊者柔脆之木今松生於楊豈非永久

之葉將集危亡之地邪是時張天錫稱雄於涼州後降苻堅

晉惠帝大安元年夏架湖有大石浮三百步登岸民驚譟相告曰石來于寶曰尋有石水入建業

晉惠帝元康三年閏二月殿前六鐘皆出涕五刻止前年賈后殺楊太后於金墉城而賈后爲惡不止故鐘出涕猶傷之也

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墜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土也占

曰當旱

晉朱達爲丹陽內史家犬生三子皆無頭後爲揚州刺史曹武所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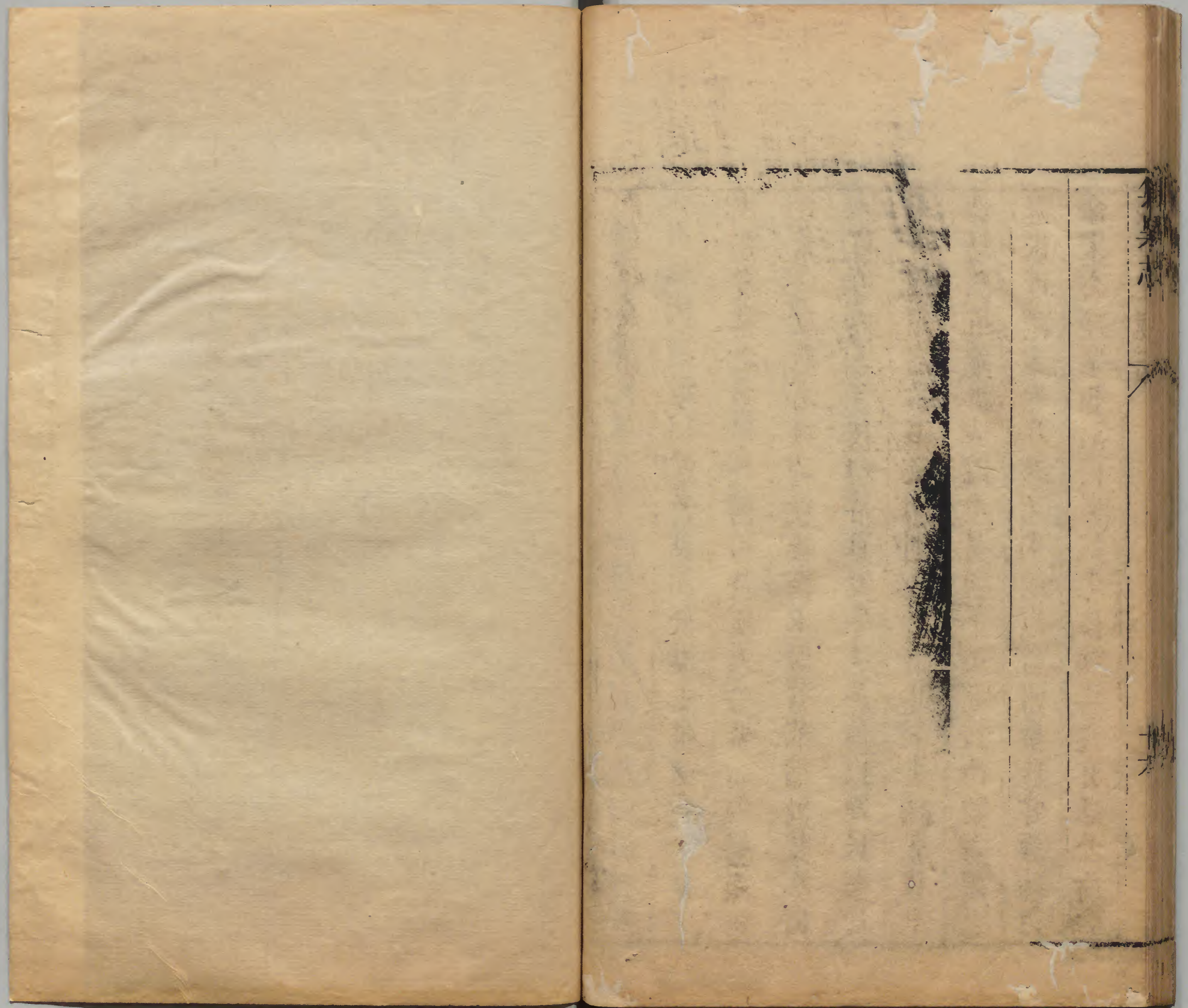
吳諸葛恪征淮南歸將朝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
我行乎還坐而頃復起犬又銜衣乃令逐犬遂升車
人被害

謝文靜於後府接賓婦劉氏見狗銜謝頭來久乃失
所在婦具說之謝容無異色是月薨

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
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司馬彪曰兩頭者
政出私門京房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
也其後王敦等亂相繼

晉武帝太康四年會稽蠶螟及蟹皆化爲鼠任衆復
食稻爲災時帝聽讒諛寵任賈充楊駿之應

集異志 終



新編
文獻通考

卷之六

